

貴州民意 月列

1945.1:4

貴州民意

平剛

三 刊 月 三

期四第 卷一第

怪哉中國的怪現象

論縣市參議會選舉與實施憲政

略談縣參議會組織與職權

一個理想中的縣參議員

澄清吏治芻議

貴州教育復員問題

關於市參議員選舉的一個提議

抗戰勝利勉軍校同學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謝文

平剛

張定華

梁聚五

吳為丞

鍾楷

曾俊侯

王綸

平剛

編者

謝開志

章幹芳

姜和

呂新民

楊履五

號〇〇一路東山中

★...★
名 湘
省 省
★...★

★...★
西 貴
南 陽
★...★

貴 陽
永 和
金 號

創金業新紀錄

溫 工 藝 精 美

製造足金首飾

鑲嵌珠寶鑽石

精刻各種花卉

發售加煉條葉

地址：貴陽市內烈味

外埠更宜升覽：

出 推
新 陳

玲 細
巧 巧

工 式
精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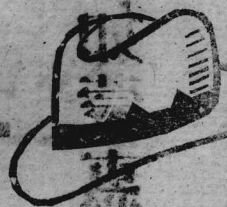
商 務 印 書 館

小 呂 宋

新 到 運 書

蔣介石先生抗戰建國名言錄
英文本訪英日記
為中國謀政治改進
現階段的建國論
如何控制我後援日
中國人等問題新論

呢 帽



兔 子

部 帽 洗 部 帽 售

經售拿破倫
草帽上等呢
帽及呢呢帽
價廉物美
式樣新穎
專門機器洗
帽放大縮小
整舊如新
兼配零件

地址：貴陽市中陽路三四號

(地址：貴陽市西府路四號)

電話：七三

掛號：五三六

記 峯

文 具 社

管 業 項 目

1. 中西文具
2. 教育用品
3. 名貴筆墨
4. 各種紙張
5. 日記手冊
6. 復寫機
7. 體育器具

教育用具

應有盡有

如蒙惠顧

克已歡迎

地址

號五二三路南華中

卷樂四照目驗

至 大 貿 易 運 輸 商 行

營 業 項 目

- 一 承運公商貨物
- 二 代客交易貨物
- 三 代客報關完稅
- 四 專辦行車手續
- 五 設有保險倉庫
- 六 手續敏捷迅速

克已歡迎

如蒙惠顧

營業住址：三民路四七一號 電話報二六七號 電話五五六號

貴州民意月刊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論著

怪哉中國的怪現象

論縣市參議會選舉與實施憲政

略談縣參議會的組織與職權
一個理想中的縣參議員

澄清吏治芻議

貴州教育復員問題擬議

關於市參議員選舉的一個攢議

具特載

抗戰勝利勉軍國同費

悼六逸先生

謝六逸先生遺稿

謝開志祭父文

謝六逸先生著作一覽表

平剛

張定華

梁聚五

吳禹丞

鍾楷

曾俊侯

二九

一

平剛

謝六逸先生

謝開志

謝開志

謝開志

四

六

九

二一

一二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營業項目

如蒙惠顧

各國醫書八天

無任歡迎

貴陽市第一區市參事選舉票

交件迅速確實
價值格外克己

貴溪省城
縣志

卷之五
藝文志

詩經

卷之六
藝文志

楚辭

卷之七
藝文志

漢書

卷之八
藝文志

後漢書

卷之九
藝文志

三國志

卷之十
藝文志

晉書

卷之十一
藝文志

宋書

卷之十二
藝文志

齊書

卷之十三
藝文志

梁書

卷之十四
藝文志

陳書

卷之十五
藝文志

魏書

卷之十六
藝文志

北齊書

卷之十七
藝文志

周書

卷之十八
藝文志

隋書

卷之十九
藝文志

唐書

卷之二十
藝文志

五代史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宋史

卷之二十二
藝文志

元史

卷之二十三
藝文志

明史

卷之二十四
藝文志

清史

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

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十九
藝文志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名臣奏議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賢媛傳

卷之三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三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四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五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六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七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八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一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二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三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四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五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六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七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八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九十九
藝文志

御批歷代忠貞堂記

卷之一百
藝文志

警

道

點地
中

探辦國產呢絨

承製中西服裝

出品迅速精良

定價格外克己

爲陳一忠才主筆於癸丑年春

號四二一路南華中

專務及事堅

營商運輸，倉庫代理，各業
 固項，貨自倉建
 存貨，穩妥
 交通，便利
 如承，委託
 竭誠，歡迎

電話二六〇號

電話一二九號

營業地址：西靈路一二二號

號六三路區新北外門清威：倉貨

二二二
六六六

論著

怪哉中國的怪現象

平 剛

有擁兵的政黨 有不受節制的軍人 有荒謬絕倫的公文程式

中華民國國內外的同胞們：我有不得已的言論，請你們聽聽。我之不言，亦已多年了，因近二十餘年來，尤其是我國太鬧得不成樣子，我都勉忍住不談。不料國家近在勝利到來之時：忽然發現一種奇怪的事，有重慶新華日報者，特寄報紙兩張來我看，索閱這種報紙，是共產黨的喉舌機關，何以會寄給我？翻來一看，便見有朱德，毛澤東與國民政府蔣主席來往的公文。閱過之後，我遂有很多不可思議的感想。

朱毛前數年，所到之處，老幼男女，都是要逃避。前數年忽然接受了中央政府所招安，自願改心換腸，夫邪從正，甘心替國家效勞，立功贖罪的。後來漸漸又聽着仍然怙惡不悛，要國家多事無力四顧，又彰明較著，扯旗放砲，在梁山立起忠義堂來。但是這幾年，對於外國人，都是那甚麼毛澤東周恩來來出馬。止是說是政黨政爭，外國人有不明白內竄的，抑或也有年青不懂事的外國人，居然走延安，上梁山，去看稀奇物：出來糊亂說是說非。但是我相信外國高年或有學識的，決不會如此。何以故？無論那一國，說政黨政爭，必是文致的事，決不是動干戈事。如說是動干戈，用武力，不是造反，便是土匪。

造反成功，也可算革命。例如國民黨，是創造之黨，他當然有武力，而且須維持其武力，要至國家各政治上了軌道時，始可交政權，謝武力。他黨則不可借口作比例的。但當他先年尚未成功之時，滿清國家仍要以土匪看待，土匪便無與國家政府平等說話的道理。但是其中必有分辯，梁山泊，是未招安的，瓦崗寨，已招安的，今天忽然出一個擁兵的政黨，綠林軍隊，不受節制的軍人，這就奇了。擁兵而且素為人民老幼男女所逃避不敢見人，這比梁山瓦崗寨還不及了，他偏要強說是政黨政爭，公然設立言論機關，在都城地方，亂發言論：強說代表多少民衆的心理，而且還要求民衆發公說私，要親熱他弄同情。汝既不是無清國家的革命黨，當然不能擁兵。讓一步着綠林豪傑看，到底說是文招安的瓦崗，還是未受招安的梁山？如此奇怪的事，無怪發為言論，不倫不類。既稱蔣某為國府主席，自己既居於下屬，尤其早軍事的下屬，而所發的言論，我真是從古到今從中到外，都未有見過。當聽過毫無尊卑上下的體裁，我實在不能比方形容。例如美國的胡佛據他論珍珍的事，便知他不以羅斯福為主張為然。又如英國的日黨領袖阿爾里，直不以邱吉爾的主政為然。但他們於法定期間，決不反對時權在先的人的注致命令。糊亂發出不上不下的言論與態度。惟少年時看戲的時候，舞台上出牌的花臉，捕野鷄毛的丑抹花臉，尤其是潘那短短鷄毛，而且是捕半

邊的，險花得不成國章法，而且不是穿靴子的，簡直是穿綫綫草鞋的；貴州人喊叫「山代王」的，那開口腔裝像，或者可以比方形容。這種人出世，人人莫不害怕逃避。那個還敢見面？那個還敢同他講話？更敢說得上與他表同情，講是非非的道理。

幾年前，都說：「他們要改頭換面，說甚麼放下共產，遵守三民；說甚麼收拾去他們的鋤頭槍竿旗子，來改用青天白日；」一概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聽受政府的法律賞罰，洗心革面，做一個好人；誓不再如過去在江西各地那樣殺人放火的。當時也不知是那個清樣幼稚，居然相信，來替他說項做人情。政府亦迫於一時的忙於抗戰，也就公然信心，同他幹這種受招安不受調遣的勾當。那時我同友人說，這是與虎謀皮，而且又縱虎入山，然後叫狐狸去向他謀皮子，真是可笑。那時既種下了這笑話種子；當然這時會要發生這種宋江求招安的惡夢。

凡人當少年的時候，多半喜歡看水滸、愛梁山上的的人物。但是稍下細想，便知道那是施耐庵的一種發洩宋時政令不良的字，故提筆時，特爲用着稱心快意之談。若果照梁山那種組織，那種行事，便算公平嗎？便可爲政嗎？但是施耐庵用着做小說，是可以的，發洩洩洩洩洩，是可以的；但是癡，便要想學水滸的人物與行爲，年青的人，便以爲果真得到這樣，豈不是大快！

昔我少年時候，也曾夢過這夢，所以初看共產學說，乃至無政府主義，血性的人，那個不恭維最自由，最平等，青年血性的，多少要做一番迷夢的。至於利用邪說，欲相乘機爭奪政權，未嘗不是英雄豪傑的事，但是起手既不高明，其才地必無多大好處，結果徒破壞遭遺而已。如陳涉吳廣，其高到項籍一步，也可以知其不能有多大進步了。若以人之行事不滿意，便欲推翻政府，或者假借武力，抗拒其法律命令，這個在起手未成時候，任何國家，不能不視爲違反，與土匪一類；決不能認爲政治之爭。

至於政治口爲主張之滿人意不滿人意，也無一定是非，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古人說，人心不同如其面。又說：天下事豈能盡如人意。即如以我的意見，抗戰初起，我即認爲多少是中國自惹的：如北伐之際，我們兵卒與政治部，所到之處，不要亂寫什麼打倒帝國主義，不要亂扶植弱小民族，又有甚麼打倒吃人的禮教，打倒什麼孔家店，種種荒謬之說，當然使人未必視爲洪水猛獸之可怕，天下豈欲羣起而排之。又如立法院所定，諸不合我數千年文物衣冠之習的法條，又明明約法及任何國家的法律，俱有規定之信教自由，而政府中人，既多習染於共產之風，不知不覺，隨處都見這種荒謬言論，謂之曰打倒迷信，且欲打倒中醫；以及若干不遇到，走錯路的地方，幾乎更僕難數。這又豈能滿乎人意？但我以爲果真不滿人意，必須經法定改良，那能隨便亂言打倒？甚至便欲動武。如此豈非亂之實。

再推而論之，從古至今，政治的良否，不過是程度比較的文野。況且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若論滿意不滿意，俗語說「當家三年狗也嫌」。我曾見同是一個人，當其站在一旁的時候，批評他人，頭頭是道，一入當局，便捉襟見肘，弊漏百出，待到幾位退位，又言論風生，受人歡迎，昔日之污穢罪惡，人們又會附體替他諒解，及一旦東山再起，不久又指責蜂起。恨不得立刻逐出之，欲得甘心，剛才耳目稍清，不兩日又嫌好道惡，人言又復噴噴，驅逐者又復欲驅逐之，歡迎者又籌畫歡迎的工作。此莊子所說的狙公賦芋，說「朝三暮四」，則衆狙皆起而憤怒，狙公則笑而掉口告之曰：「然則朝四暮三可乎？」衆狙又大家息而共喜。彼天然之笑怒，猶不能有何定準，況此欲加之罪，豈少借口？

現在說民主法治，平等自由，要有一個體統樣子，成一個規模。如以現在之中國論，大家既遵守一個政府，忽然可以任意反對；既是節制之師，忽然又以下犯上；既已承認招安，結果是圖窮已現，既是四國巨頭聯盟，忽然座下有怪頭出來發話。要說民間滿意不滿意，民問誰可代表？據法而論，不滿意止可依法定機關改進，若以武力，只可說是暴民；要有強硬的主張，只可說是專橫。

若要論誰可代表人民心意，凡挾兵力者，皆不可言，惟普通年高有學，或少年老成，有天下才，無意氣用者，依一定的法律程序，方才虛幾手

可以得真的民意。古人所說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殘賊之人，只可謂之獨夫，雖有鷹羽，或屬利誘，或屬脅從，亦只可謂之同惡相濟，甚至於可以弄成比戶皆誅。到這步田地，可歎為是魔王造浩劫，衆生的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而已。所以中國談民主，若不經聖賢之人，來長國家，立定規模，若干年後，後世循序而守之，因革損益，隨時斟酌，若由一知半解，邪說怪行，或暴民武斷，凶暴滅裂，強詞橫行，固然是中國之大禍，然而未嘗不是同盟各國聯帶之責任，鄰火之飛災，有相救同濟之必要，不得認為鄰國之壘，便是我國之罪間；他國的亂匪，便是我國之特見，以吾近年觀之，可以使吾崇拜者，已不在少數了。

即如以朱毛等論，也不能絕然謂之毫無人心，不過知識太單，野心過大，豈真正認爲彼等所守之共產主義，真可以弔民解苦，施諸政法，能行於中國嗎？若然，則真是幼稚，不足與談，或竟真是有見於現之政府，種種不盡人情，苛虐虐民，輕重緩急，不無顛倒失律之處，他便真是迫於救民水火之義嗎？

我會對於外縣四鄉之父老昆弟，當其疾癩蹙眉，面訴痛苦之時，吾曾告之曰：「諸君之痛苦，我亦有若干真是表同情的，固然有若干是政府不得已，不能避免的，亦有若干實是照顧不開到的。且有若干真是目前大病，而政府乃有不能改，不敢改的，這都不用說，究算是現在這個革命政府不好，應該另外換一個較好的政府來，不是我們將要用共產黨何如？」任何人，一聞此言，便都嚙口蹙眉的說：「那又當可將就現政府好點！這個還有可商量的餘地，還可有改良的希望。若共產黨一來，那壞了得！」

宋毛諸位公公：

你們看這樣子，還要說你們代表多少人的滿意不滿意？還要邀承天下的人向你表同情？假如現在你的部下對於你，三不投機，也是這樣拔刀相向，不要說是上下之分，就是平常朋友，或對於普通人，你向這樣毫無相當的禮貌稱謂，我看怕你都不能受，還要同他人講什麼共患難想招安？還要望他人能同你攜手，信心你？我看除了敵僞，或有所利於你們之外，我怕他一面用你作大馬，作爪牙，一面也暗算你在計開之外了。人孰無情，你看德國日本的情形，便少有人去幫助他，甚至於人家貼錢捨命，都要幫助那被德日壓迫的民族，固然他自身也有他的利害關係。但人家也是想，萬一這橫橫野無禮之人得志，不知要有多少善人受他的獸欲的犧牲？所以不能不拚命擊斃這種貪於獸性之於理智的蠻人。自己本國的政府不承認，而去崇拜他族；不用本國的民權，而用西人之外歷；可謂是謂人父的了。誠然別人家有好主張學問，我們應該取人之長，補我之短。我若自有鎮家之寶，尤其應該寶貴，豈有捨己從人，以下犯上，無禮無義，至於此極，而猶望他人能以人格恭維你的嗎！據我看你們，不是真是崇拜共產主義，要真是談共產平等之義，倒不如那佛教，設立八衆以度衆生之爲最了義，庶幾名實相孚。至於公等之所行，我看實在是忽奪取政權，圖少數無識的人，任意揮霍罷了。我已經見真正醉心共產主義者不是行不去，又另改頭換面，便是一朝權到手，就爲所欲爲。

昔日我等攻擊滿洲軍閥，作種種指責，一朝執政，尚且慚惶；幾多地方，不足以高過昔人，幾多不及前人之處，把這一般人民批評，令人家思變以前的政府，自己無地自容。然尙曰此是無心之失，環境逼迫，如現在十餘年之多難痛苦，何是多數不知利害大處的幼稚者，不聽約束，亂鬧出來的，此實爲初念所不覺，其初之一片婆心，寧可爲天下原諒。所以古人說：「看人容易自作難」。又曰：「有嘴說人，無嘴說己。」

後來同席中，有不知自責，而故作豪語者，謂今之民治，高過古人之官治，今之抗戰，高過昔日之屈辱者。我則實懷不敢開腔，民治與官治，亦各有得失，抗戰與屈辱，則難言了。滿清之保存受屈，可謂枉尺直尋，現在之抗戰，固然爭得四千年的體面招牌，但數千年之文物，損失尙何堪

言囑。滿清爲吾人之所排斥，直爲異族者。若如公等今者，止要能得政權，雖如洪承疇輩，亦必願意擁戴他族了。然而洪承疇雖能使國內民衆，明末之紛亂，受清初之安全，亦可謂罪從末減。公等自問，有何可以安慰人民者。其過去，只是使人民提起可怕，其未來，已發現人民預防之恐怖，至談現在，實足使國家陷於災末了。二災又來，一頭防不了，又加防兩頭。假借弔伐之名，實則虎踞深山，耽耽逐逐，狗鳴小巷，斷斷斷斷，天下豈有己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佛家說得好：「自未能度，欲度他人者，無有是處」。況公等已在揭亂之列？於法只可謂逃刑於朝夕，尙何能言汝等不承認？有甚麼保留發言權。

汝等的慣例，動輒言不合，伺殺人於市，吾今爲此言，非爲有鑒於公等悔過維新，特爲世間多少年青少年，或易爲片面一時的誤解，便易囑信那快心之論，待有所覺悟時，或已受挾持，或染污已深，礙難跋足，所謂將錯就錯，或已初欲牽住，奔脫不易，至米已成熟飯，人家說的久假不歸，不知爲非已之所有，俗所謂睚眦必出於無奈，又所謂騎在虎背上，能上不能下，皆是公等現在之境況。

若謂共產主意，相信真可以救中國者。此非短淺，即屬粗糲。吾有若干親友，都加在內，吾更知道，稍有金容高朗之才智者，決無一人加入，尤其是誤加入的，多在青年血性之輩。吾是以數十年不言，而今之忽有所言者，雖是若輩寄報來，意在使我得見，其實貴州亦有數報報紙，亦可間接得見。政府因戰事就平，檢察言論，亦頗寬大，以故間接在旁的報上，亦已得見。

我看近來輿論不張，風俗太壞，幾多不堪入耳目之言，都是熟視若無睹，吾爲此懼，因爲吾等曾度過青年，其指責批評，動輒無甚深見解，多半一觸即發。此最可怕，但是吾人當青年時，衝動之性固大，而虛心靜養，反觀自照之意念，隨時俱增。以故自問，雖多冒險，却少失足。所以現在有若干青年，每談論我說：「某先生之有今日，不適當時喜於騰閣騰閣，便也就出來的，有其麼了不得」。我答他們常這樣說：「某先生之騰閣，閣則有之，瞎則未也」。至若那些真正騰閣的公們，出雖多有老早得出來的，但其出來，不是自服安眠，身敗名裂；便是使國受大損失，使人民吃大痛苦。

吾以爲不得其人，道不虛行，勉強而行，人我皆論！嗚呼青年，請三復斯言。既得適當領導的人，不可再任亂子長出，國家不能再壞了，同應須明順逆，不可再瞎着眼亂鑽了！有甘破壞國家者，同應須共勉而去之。

民紀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號夏七月十七日貴陽平陽章從晨八鐘至午後一鐘了。

贈韓方伯

平剛

將軍罷鎮萬夫關 奮着威名亦姓韓

奉召從征逢醉尉 莫教猶作故侯看

聞韓棄素有將兵威名奉召令帥兩與勁卒示鎮南關撫治百越于因有故舊之感乃題其事以贈方伯之行云。

論縣市參議會選舉與實施憲政

張定華

自從本年五月，中國國民黨六大會議決議在本年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以後，全國對於實施憲政的準備工作至為熱鬧。在中央是籌備召開國民大會以準備憲政行憲；在地方就是趕速完成自治機構，成立民選的各級民意機關，以備作實施憲政的雛本。精戰勝利的聲中，政治建設刻不容緩，一切實施憲政的設施，尤其要積極進行。在貴州，依照省府規定，各縣參議會應於三十四年十一月份正式成立，各縣參議員至遲應於本年十月份全部選出。貴陽、安順、清鎮、貴筑、黃平、天柱、安龍、畢節、遵義、玉屏、德江等示範市縣，並提前於九月份成立參議會。現各市縣對於公職候選人開始積極活動。眼見得在九月以後，各市縣正式民意機構即可陸續成立。我們正以最衷忱的熱心，期望着這基層民權機構的優良發展。

基層民意機構健全，乃是憲政實施的根本，憲政並不單獨是有了憲法，有了憲法規定的機構便算成功。憲政要有真正內容，必須人民尤其是代表人民的民意機構要能以行使憲法所賦予之權力。所以基層民意機構在民主行憲之時，所負使命非常重大。因此我們對於縣市參議會參議員的選舉，要求選民注意慎重。在以往時候，一般人對於封建積習，對任何選舉都不甚重視。近年以來，政治力量給予社會各階層的影響，已為一般人所認識，民意機構對於政治改進的力量，亦已為一般人所了解。由於近年來大家對民意機構之重視以及各次競選之熱烈現象，我們可以說社會已走上民主之路，已有極大進步。在這個國家勝利而步入於憲政時期，社會更是要向前邁進，使這新生的基層民意機構成為健全的民主重心，因此我們對於縣市參議會的選舉更要大家貢獻意見。

首先我們希望的，希望各地參議會之選舉必須堅持各地方有能力而且公正的人士來做參議員。古人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賢能之士。這種人才，是需要他出來為地方効力的。可是把又

說回來，有許多地方賢能的人士，往往是不願出來與人相爭。所以地方責任常常落在壞人手中，裏來遺誤地方。以紳士來說，許多地方的公正紳士往往爭不過劣紳土豪，因為劣紳土豪不擇手段段公正紳士却是愛惜羽毛。也有一輩有才識的人，因為不屑於奔競，便為人所遺忘。這種現象，便是社會裏無是非。社會之所以無是非，乃是由於大多數人不管事。因為大多數人不管事，便給土豪劣紳和奔競之徒以操縱鑽營的機會。若是人人憑着公心參加選舉，一定可以把它公正賢能之士選舉出來為地方公職。所以我們希望每一地方的選舉都要以大多數人的公心扶植出賢能公正之士來負地方責任。

其次說到競選，我們希望正當的競選要合理合法。近年來的選舉，就是不講理不守法的弊病太大。有人這樣說：「甚麼民主，甚麼選舉，不過是少數人在包辦罷了」。民間之所以有此不良印象，因為少數人包辦，就由於辦理選舉人與競選人皆不守法。在中國這種人情太過王法的社會裏，有選舉權的人，往往是不顧理智，把選舉票來送人情。辦選舉的人，也往往有受人運動而違背操縱把持者。因候選人競選的現象，往往往往為歪曲。有利用勢力以強求者，也有利用金錢請客送禮以活動者，也有利用地位或親屬關係而巧取豪奪者。這些現象，可以說是相當普遍。因為有這些不合理法的現象隨時存在，便有人認為這些選舉不是真正民意。也有人這樣說：「一般社會裏放棄選舉權的人太多，致使少數人得到包辦的機會，這說不上甚麼民主」。可是我們要知道，就即令在民主習慣最盛行的國家，在普選時也還是有許多放棄選舉權的人。社會終是向前進步的，祇要選舉制度不斷推行，自會逐漸進步到完善之境。不過在這開始實行之初，我們也希望辦理選舉者與競選者要盡量合理合法以博得社會的重視。

在本年九月份應當成立參議會的省府規定有貴陽、安順等示範縣市，我們認為這些示範市縣參議會，所負的使命特別重大，這些示範縣市

參議會硬要做出真正的模範。以喚起其他各縣與社會中對於民主精神的明確認識。換言之，就是示曉市縣參議會必須積極實行依法所應有的職權，積極為地方謀利造福，為痛苦民衆謀解放。使民間確切認識議會的力量和權威。那麼民間對於議會自然推崇尊重而熱烈注意議員人選。老百姓說，一般社會人士，大多是注視現實，若議會是一個無權無力的機構，民間自然認為這是「擺樣的民主」，不知重視。過去各縣臨時參議會之所以寂然無聲，便是由於為搖椅式的貴州。縣臨時參議會組織規程所困，任選縣長宰割。現在成立正式市縣參議會，照參議會組織法的規定，職權極其廣大，祇要善於運用，必能樹立楷模為地方造福。民間祇要見着議會果能為民

請命，必能視議會如家，同聲量參加擁護。這樣權能逐漸實現正確的民主政治，使憲政不致空談。

蔣主席在勝利日訓示說：「抗戰結束之後，民主憲政不容再緩。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必以法治為憲政的基礎，以憲政為民權的保障」。在這各市縣參議會正在進行選舉，並即將正式開始民主新頁的今日之貴州。我們虔誠希望全省的選民以公平的理智合法的手續選出賢能公正的地方人才來負地方言責，同時希望被選出的議員，要以最大的努力樹立議會楷模，以奠立憲政基本，發揚民主光輝。庶不負於地方社會的期望。

夏曆四月二十一日五十二歲初度述懷四章

董聖翰

逝水韶華五十二年。本悲亦喜述從前。親風卓識欽吳季。拜石狂行笑米顛。曠垣照人銷永夜。雲霓潤散遙天。傳名自古稱三立。若個名傳不偶然。

幾見滄桑變換來。分明海市又樓台。寒翁得失機常在。蕉鹿迷離夢已回。寒叔哭師山勢險。繞朝贈策水聲哀。英雄事業興亡感。廣武登臨嘆霸才。

垂老還為易水歌。十年獻賦竟如何。荏苒煎賣陳王喻。鵲蚌爭持漁父羅。岐路萬千歸正遠。主奴出入漲洪波。那堪人世兵戈慘。逐致生民免折磨。

小麥青青四月中。夕陽染遍寂寥紅。雲橫樹嶺遮胡馬。波湧錢塘挽寶弓。火海扶桑三島碎。尸山歐陸二虜空。太平特到狼煙掃。義旅徘徊一鈞翁。

附註：民國四十四年夏，袁世凱以大權在握，獨橫暴戾，下可一世，縱其龐大補殺黨人，本黨同志，均投荒出國，避凶鋒。否則必遭其殘害，雖黨大會大名，尚亦發現。而隱隱然已有帝制自為之準備，段祺瑞因袁系之健者，以不阿附故，漸遭歧視，其時，先總理僑寓東京，翰會上書，請設法聯絡段氏，以散佈革命種子於北方，而得其健者，尤須親致徐樹錚王揖唐二人，以徐王皆段氏幕中之才士，俾可切實聯絡段氏之精神，苟如是必再進而功倍矣，當時翰不過二十歲，革命青年，偶有感覺，知直率書之，貢獻於黨，蓋未足言了解各方之內容，而有其知灼見者也。迨至民七先總理以大元帥名義，率師北伐，軍次韶關，徐樹錚果然出現於大本營中，誠出人意意外，至十一年，先總理北上，逝世北平，原為與段氏商討國是者，及至二十五年，王揖唐曾到廬山，謁見本黨要人，流連甚久，又繼我蔣公，以師生關係，迎段南下，保其節，蛛絲馬跡，在在可尋，三十年來，幾如一貫，不敢問「英雄所見略同」，要勿對時局之觀察，尚去題未遠耳，故第一首三句云云：「第三第四兩首，對國共合作，抗戰勝利，希望又復一一實現，私衷欣慰，莫可名言，茲明吟述，乃自抒寫憤懷者，今特公諸同好，引玉拋磚，亦藉以締結香火因緣之意云爾！」

略談縣參議會的組織與職權

梁聚五

一、史的敘幕

中國之有議會制度，肇始於滿清末年，流行於民國初年。唯其間時斷時續，還是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說「議會制度，決不適應於現代的中國」。到了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後，「黨治」制度，日益發展；遂使一般醉心議會制度的人，轉而懷疑議會制度。民國十七年，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中國統一。議會制度，又由懷疑而使之趨於僵化。在此僵化過程中，適逢法西斯，納粹主義，先後由海外飛來，而議會制度，就彷彿他們打得七零八落，只好向中國告別。這段史實，並不是說中國國民黨接受了法西斯，納粹主義；而是說法西斯，納粹主義，闖入中國，搖撼人心，使多少聰明才俊之士，都受着它的麻醉。而議會制度，好像永遠不能在中國立足。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弄得天翻地覆，人人自危，始感覺法西斯，納粹主義，窮兇極惡，不是東西；非藉着議會制度，團結人心，實不足以捍禦外侮。二十七年，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大會於武漢，決議設立「國民參政會」，而議會制度，始以復活的姿態，重行出現於中國。由是，而「縣參會」，縣臨時參議會，遍佈了大後方各省縣。雖然它們生產的動機，方法，組織，職權，……和清末季，民國初年的議會制度不盡相同；但是，從它們的身份說來，不能不稱爲民意機關。這民意機關的形式，也可算強稱爲議會制度。只要逐漸改善，逐漸進步，未始不可追跡英美，而以民主國家相號召。

二、縣臨參會的殘影

國民政府頒佈命令「各省縣參議會，應於本年十一月一日以前，依法成立……」。各省政府，接奉此項命令，均積極籌備，限期完成，而

縣臨參會的命運，最多不過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縣臨參會的行動，只不過是留下一幅垂危的殘影，值不得在此討論。然而我們還在這殘影下討論的原因，就是防止今後的縣參會，不要重蹈它——縣參會的覆轍。茲分成兩方面來說，一是法的方面，一是人的方面。先說法的方面。看了一貴州省各縣臨時參議會組織規程」以後，真是啼笑皆非！說得好一點，這規程的用意，就是要人民稱官吏爲「父母官」，而自己稱爲「子民」。他們說恐「子民」對「父母官」孝敬得不够，所以在規程上，處處加以教訓。說得不好一點：骨子裏，都是藏着違反民權主義的動機，而多少含有點法西斯，納粹主義的毒素。如第四條，對於參議員之候選人，須「由縣政府提出加倍人數，於省府委員會決定之」。試問，官吏提出的候選人，能够代表民意嗎？第十三條，「縣參會置議長，副議長一人，由省府府員會，就該縣參議員中遴選，呈報行政院備查」。議長，副議長，也要由省委派選，未免太削弱參議員的自由意志了。省委若非萬能，又知誰可勝任愉快呢？第十四條，「縣臨時參議會開會，由縣政府召集」。要是縣政府不肯召集，參議會有無救濟辦法呢？第二十二條，「……秘書室設秘書一人，由省府指派之……」爲什麼一個秘書用舍權，也不肯放手參議會呀？最奇特的，要算第二十五條，「縣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如有違失職情事，由縣政府依法懲戒之。」這一條，真是令人害怕！它把第一條「爲車思廣益」的意義，一筆勾銷，反而公佈了一套懲戒議員的新刑律（？）。如此，還有人敢來充當參議員嗎？自然，也有些「父母官」的忠實「子民」，是「打不羞，罵不差」的。如有人敢於引用「國父孫先生」官吏是公僕，人民是主人翁的話來檢舉貪污，揭穿黑幕，還得了嗎？無怪乎，有些官吏，竟把參議員看成他們眼中之釘！說到人的方面，儘管法的不良，還是有許多參議員，是能够代表民意的。但是，也有些不了解他職

縣人的，一味依附縣府，頌揚縣府，開起會來，請縣長駕臨訓話，大發其立正口令。這樣的參議會，還敢披貪污官吏的逆鱗，代表人民說話嗎？更無怪乎，有些官吏藉口不肯召開參議會，即免開會，又藉着剿匪或別的原因，不肯出席報告施政的概況。至於用書面詢問征兵，征工，征糧……及地方經費收支情形，始終得不到答復的，更不用說了。

三，縣參會與縣臨時參會不同

縣參會不夠健全，在前文已說過大概。而正式「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雖不算十分滿意，但比較「貴州省各縣臨時參議會組織規程」，却進步多了。至少，它的缺點，總不會像臨時參會那麼多。從產生參議員來說，它不是由縣長提出候選人，請由省府指定。而在第五條，規定「每鄉鎮選舉參議員一人」。相信，每鄉鎮選舉參議員一人，不但打破城紳與官吏勾結的積習；同時，還可得到代表各該鄉鎮區域，人口的參議員。至議長，副議長，應尊重議員的自由意志，不應由省府盲目的選定。在第十條「議長，副議長各一人，由縣參議員用無記名投票互選之。」可算糾正了臨時參會的缺點。第二十四條雖定「秘書一人，由省府指定」，只要參議會組織健全，如不妨礙議政的推行，命令有人把參議員在會議時所為之言論泄漏，但在第十九條的聲明「參議員對於該項事件，是不負有什麼責任的。不但如此，就有什麼事情和政府下不去，第二十條說過，「除了現犯外，在會期內，非經參議會之許可，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如以這一條文去和臨時參會第二十五條相比擬，真是天淵之別。自然，正式「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去我們的理想尚遠；但參議員能一步一步努力奮鬥，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隨着時代的需要，而實現我們的理想的。

四，健全縣參議會的組織

只要不遭受意外的打擊，我們根據「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去組織，一定得健全的效果。要達到這目的，必須先健全鄉鎮民代表會。要健全

鄉鎮民代表會，必須從保民大會健全起。保民大會，是各戶長組成的。在消極方面，各戶長不得忽視保民大會，而派遣負不起責任之婦孺參加，或竟置之不理。在積極方面，各戶長要出席保民大會，並且提出忠實的意見，改善保的行政；并選出能够代表民意的鄉鎮民代表，出席鄉鎮民代表會。鄉鎮民代表會，能够一面改善鄉鎮的行政，一面又選出代表民意的縣參議員出席縣參議會。則這縣參議會，當然是一個健全的參議會。有了健全的縣參議會，不但在消極方面，可以剷除貪污土劣，即在積極方面，也可促進地方自治事業的完成，而使政治日趨於修明，以增進人民共同的福利。

五，要執行縣參會職權

縣參議會的職權，根據「縣參議會組織暫行條例」，有下列十項：一、議決完成地方自治各事項；二、議決縣預算，審核縣決算事項；三、議決縣單行規章事項；四、議決縣稅，縣公債，及其他增、減庫負擔事項；五、議決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事項；六、議決縣長交議事項；七、建議縣政府改革事項；八、聽取政府施政報告，及向政府提出詢問事項；九、接受人民請願事項；十、其他法律賦與之職權。上述十項職權，差不多說得很多了。只要每參議員都能够在這十項原則盡力，就算得真正代表民意的參議員。每個參議會都能够在這十項原則盡力，就算得真正代表民意的參議會。我們明白了這意義，就明白了參議會的參議員，關係地方人民的利害很大！一句話說完，選得好的參議員，人民就共享利益；選得不好的參議員，人民就吃虧不小。我們理想的參議員，除了消極方面，不要有下述情形：「一、視辦公權者；二、虧欠公款者；三、會因賊私處罰有案者；四、禁治產者；五、吸食鴉片及其他代用品者。」而外，還要取得公職候選資格，主要條件，要有中以上的學力，要有國家民族的觀念，要有愛護人民的熱忱，要有剷除貪污土劣的勇氣。像那些唯唯否否，慣走衙門，行賄賂，只顧自己利益，不管人民死活的人，千萬不要選為參議員。至於由縣政府推荐候選人，由省府政府加以指定的參議員，行之於此

時參議會，倘且有人非議，若行之於正式參議會，是萬萬不可的。不僅如此，就是投票，委託，利誘，威脅，……的卑劣行為，也應加以防止。因為議會制度，要站在純民意的立場上，才會發生它的作用，也才有它的意義。政府是執行機關，是人民的公僕，是要為人民做事。決不容許它——政府，爬在民意機關的頭上，來玩手法，挽圈套，壓迫人民，剝削人民的血汗，還說他自己是「父母官」，人民是「子民」。這些年頭，人民真是受够了！若不改弦更張，強化民意機構，此輩貪污土劣，固然肥之又肥，而一般人民，敲骨吸髓，就難得延續他們的生命了。這樣的國家，還能夠在狂風暴雨大時代中抬頭嗎？如此，我們就要選出真正代表民意的參議員，而且要以上述十項職權，為他唯一天職，任何人都不能搖撼他代表民意的志願的參議員。

六，望着民權主義路上走

中國議會制度，算來已復活了好幾年，並且在今天將由「臨時」組織的階段，走上正式組織的階段。這不能不說是抗戰九年來的絕大成就。假使中日戰爭不發生，也許議會制度，不會復現於中國；假使法西斯，納粹主義的作俑者不覆滅，也許在中國復活的議會制度，不會由「臨時」組織的階段，立馬就走入正式組織的階段。在這幸運關頭，回想滿清末季，民國初年的議會制度，時斷時續，真是有今昔之感！有人說「那時節，對於議會制度，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說『中國現代不適合議會制度』，倘且

中斷了廿年。今天議會制度復活了，誰敢保障它的生命延續下去呢？」這顧慮，自然有他的理由。不過中國現時的環境，與滿清末季，民國初年不同了，而它的國格，也與滿清末季，民國初年大異！它已列為四強或五強之一。抗戰勝利，已經到來，它誠恐臨時參議會不能適應於將來，所以才積極的謀正式參議會的實現，而且積極的謀國民大會的召開，以期產生民主的憲法，施行民主的政治。因為民主政潮，已衝破世界一切暗雲，許多狡猾者的偽裝，已被人類的聰明揭穿了。不說滿清末季，民國初年的議會制度，我們已感覺不夠，就是英美式的議會制度，也漸漸的在變化中。英國工黨阿特利登台，即主張鐵道，工場國有。美總統杜魯門，日前也曾以違法走私，向資本家警告。我們為迎合世界潮流，對於現時正在籌備的參議會，的確，非以民主的姿態出現不可。況且我們快要還政於民了，那里還許我們再事猶豫呢？我們如果把議會制度限制得太嚴，束縛人民自由意志過緊，是不但違反時代潮流，且將妨害三民主義的推行的。因為三民主義推行的樞紐，是在民權主義。要實現民權主義，才能招致推行三民主義的「人」，也才能建立推行三民主義的「法」。如其仍守着普通議會制度，而忽略了革命的民權主義，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還够得上說行使四權嗎？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不完全交給人民，還能够產生賢明的官吏，良好的法律嗎？

寄語執政的人們，對於議會制度，應減少約束，放寬尺度，讓一般受政的人民，望着民權主義的路上走。

某縣縣長到任一月即集體賄賂賣七個征

收主任得款四百九十萬元社會識者議

之曰：「七七獻金」